

隔代亲

人说“隔代亲”，这话一点儿不错。就说我那老伴吧，她对自己生的儿女尽管也爱，但总没有对小孙子爱得那么深、那么“奔放”，整天“乖团团”叫个不停。孙子哭了，忙抱起逗乐；孙子饿了，忙递果喂饭；孙子有一点儿长进，更是逢人就夸。

一天看电视，屏幕上突然冒出“画面调节”的红绿条格来，老伴手握遥控器，左按右按，怎么也搞不定。正在玩耍的小孙子抢去“大权”，小手按了几下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在一旁不由批评老伴：“你看你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如5岁的孩子。”老伴听后不但不气，还乐滋滋地一把抱

起孙子，边亲边一个劲地承认：“我还真不如宝宝呢，宝宝比奶奶有用。”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，什么“宝宝会说普通话，奶奶不会啊”“宝宝会唱歌，奶奶不会啊”“宝宝会玩手机、电脑，奶奶不会啊”，那模样，孙子俨然就是她最崇拜的老师。

平时倘若有人说老伴某一方面不如人，尤其是年龄与她差不多的人，她必定会气愤地与对方辩白一番，而今，她面对孙子的那个“谦虚”样，真是判若两人。

之所以有“隔代亲”这个情况，我以为并不是说对自己子女这一代就不亲，而是对子

女，做父母的当年年纪尚轻，还不太会“亲”；刚刚走上社会，忙于工作、事业也没时间“亲”。到了老年，人生阅历和对亲情的认识愈加深刻，加之人老了相对较清闲，儿女大了，不好“惯”了，“惯惯”孙辈正当时，也是一种乐趣。“亲”孙辈也是对儿女“亲得不够”的一种补偿，是间接对儿女的“亲”。这是血脉的交融，是家庭和睦的基石。

“隔代亲”不排除有“偏爱”“娇惯”“溺爱”之嫌。处理不好，是会有负面影响的。但其更有包容、崇尚、深情等正面意义。

(王洪武)

学吃相 就是学做人

人生在世，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不仅是日常所为，更是赖以维系生命的必需，而把“吃”列在首位，足见其头等重要。传统观念里把就餐礼仪视作人生要事，小时候学不好，长大后难掌握，不光本人被嗤笑，亦丢爷娘脸面。故此不管家境好坏，调教吃相，家家户户都是“从娃娃抓起”。

我从记忆朦胧开始便接受父亲培训，比如同桌吃饭，要等长辈落座，自己才能坐下。在矮桌吃饭坐小板凳，双腿得并起不能劈开。等候饭菜上桌时，不准拿筷子打碟敲碗。待长辈拿起筷子才能动筷，给长辈端菜递饭得用双手。

吃的过程讲究更多，例如：除要紧话不许说笑，以免喷饭溅唾沫星子；不能说犯恶心或忌讳的话；严禁在桌旁玩闹、蹦跳，免得殃及盘中餐；夹菜要在靠近自己这边，不许拨拉翻折挑拣个人所喜，更不能把筷子伸到别人那边；发现自己与他人的筷子因朝向同一菜盘而交叉时，应即刻收手礼让对方；咀嚼饭菜不许吧唧嘴，喝汤或粥不可连发吸溜声；不愿吃的菜肴可以不吃，但不能边挑剔边往嘴里填；馒头不可剥着吃，也不能掐着拧着送进嘴，因为那是“讨饭腔”；饭菜要细嚼慢咽，不可狼吞虎咽像“饿死鬼”；不许拿筷子拨弄牙床上的残留物，剔牙、咳嗽、打喷嚏要背过身以手遮掩；吃多少盛多少，不能剩饭；饱就是饱了，不准松裤腰带，否则显得没出息；吃完把筷子竖放桌上，不可搭在碗顶；长辈与其同事、朋友用餐，孩子们不能入座“共享”；在别人家遇到饭点时要离开，不许往饭桌边凑。

彼时受物质条件、生活水准及礼教制约，有的条条框框过于严苛。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日渐改善，餐饮内容今非昔比；加之独生子女被宠爱的缘故，吃相教育有所淡化、松懈。不过，通观古今来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吃相理所当然的是一门要认真对待的必修课程。

(杜浙泉)



形影不离

(李陶 摄)

算盘上的父爱

周末整理房间，又看到了那把算盘。轻轻晃动，它就发出清脆的“啷当啷当”声。怀念油然而生，我想起了我的童年、我的父亲。

我上小学不久，父亲教我珠算前出了一则谜语：“一家分两院，两院子孙多。多的还比少的少，少的还比多的多。”好几天我日思夜想，终于想出来啦，我告诉父亲：“以少胜多！”但父亲说谜底不是成语，而是一个物体。直到父亲教我学打算盘，给我讲了算盘上二下五珠等的结构和上下每一粒算珠代表的数目，再让我念念那则谜语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你看，算盘中间一根横梁把算盘分成上下两个院落。梁上两珠，每珠就代表数五；梁下五珠，每珠代表数一。这难道不是多的还比少的少、少的还比多的多吗？

父亲让我随便说出一道数学计算题，他用算盘算。开始，我只说加减法题，故意将数字报得很大，而且不适合口算。我刚说出，父亲

在算盘上一啪啦，结果出来了。我又说出两位、三位甚至四位乘法，父亲又是一啪啦，结果出来了。我拿笔验算，总不相信都能对，结果是全对。父亲打算盘时，五指在算盘上来回飞舞，耳边噼里啪啦作响，算珠快速地上上下下变换位置，他的嘴唇有时微微开合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父亲把珠算口诀写下来，每次吃饭前必让我念十遍。开始时兴趣盎然，坚持得很好。几天后热度降了，就开始偷工减料，有时读了七遍，就向父亲说读够了。父亲头也不抬：“还少三遍。”当时我感到真奇怪，父亲没看着我，一直在那里忙着，怎么就知道我读了几遍呢？直到我闭着眼背，也能把珠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，父亲才教我学打算盘。加减乘除我都学会了，但终究没赶上父亲。

我参加工作那年暑假，师范刚毕业，还没步入校园，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把新算盘。把我叫到跟前，语

重心长：“你就要成为一名教师了，这把算盘你会用到的。”

果然，参加工作后，我常要计算学生的考试分数，算盘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伙伴。每当学生考完试，我便“噼里啪啦”打算盘计算分数。这把算盘陪我走过了多年，直到后来有了计算器，这把算盘才退出它计算分数的舞台。

看到这把算盘，就会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教我打算盘的情景。父亲已离我而去，但留着算盘，就留着童年的一段时光，就留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。

(陈爱平)



递小牌

农历年初三下午，接到老年朋友电话，说我离通扬路近，让我帮他去一家医药商店买一次性医用口罩。

那时疫情形势严峻，口罩紧缺。我忘掉关电脑，乘上公交车，三站路就到了。发现大门口买口罩排着的长队，伸进店里还绕个大大的弯。

已购到者走出大门，手持口罩，庆幸自己跟获得奖赏似的：“每人限购一包，内装口罩二十只，共36元，马上就要卖光了。”有人指着排在后面的人说：“买不到了，别排了。”队伍中有一姑娘，左手举着一块店方制作的纸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我最后一个，后面无货了”。但队伍的长度还在延伸，姑娘高举着小牌子，好像没起多大作用。

我想，排队也没用了，准备走，但有人说：“慢，碰碰运气，稍微等等。”有人跟着说：“对，淘着勿着，说勿定又进到货呐。”于是我排上队决定碰碰运气。

姑娘要将手中的小牌子让给身后的老太：“你老伴明天出院回乡下，路上要戴口罩，急买。我能明天来买的。”老太犹豫了一下，没接小牌子。

姑娘急中生智，给她妈发了微信，说了情况，她妈配合，打来电话说假话，说口罩已买到。姑娘随即大声说：“妈，既然你已买到，那我马上回来帮忙，小舅从上海来还没走，要忙烧夜饭咯。”

姑娘将小牌子交给老太，轻松地走了。老太接过牌子，转过身，见排她身后的头发灰白的老人年龄比她还大，便将小牌子交给了他：“我有口罩，不过是老式的，透气性差些，还能用。”

小牌子后面的我们想走，有个戴眼镜的男营业员从店里跑出来：“小牌子后面的八位，请别走！”我是小牌子后面的第六个人，有幸买到了口罩。

(言子清)